

## 第五回 衙冤賊婦激忿出首仇人賊 無義貪官負德妄刑恩主母

詩曰：

孽薪冤火日熬煎，浪死虛生自古然。

貪性直教金接鬥，名心何日浪回船。

毒沙射影能為禍，惡刺鉤衣到處牽。

但看虛盈知此理，龐公常欲散家緣。

卻說李小溪一路走著沉吟，因和李大漢商議道：「這回去，全福老婆問咱要人，卻怎麼打發？」李大漢道：「這甚麼打緊！如今我和你一路回去，別人也生疑，我且去東昌府王小一家住些時。你自己回家，只說全福和我上東京賣金子去了，臨清地面小，賣不開這些金子。等我到東昌府，和眾朋友要上東京去，打聽打聽，再作理會。」李小溪只得依從。到僻靜林子裡，取了一錠金子，與李大漢帶了，又給他些散碎銀兩。父子分路，李小溪自回武城來。

那日，捱到天晚黃昏時，悄悄進門。老婆接著，問道：「大漢和他全二叔哩？」小溪便說：「臨清地方小，通賣不開，又沒好價，他二人上東京賣去了。我牽掛著這個差使，眼看有了新官到任，怕革出衙門來，人家笑話。」老婆也就不言語了。一夜歇息不題。

卻說全福老婆，自從漢子出去，只是肉跳心驚。那日夜間做了一夢，見全福渾身是血，哭著說：「人害了我命，你還不告狀，等待幾時？」就嚇了一身冷汗醒了。天明起來，才待過牆來問信，早聽見李小溪說話，吃了一驚，忙過來問全福的信。李小溪因說：

「全福和李大漢往東京賣金子去了，我為差使回來，怕誤了點卯。等他們有信來，我還要上臨清去買布。全福老婆也似信似疑的，只得罷了。終是不放心，街上去討了一卦，是白虎神纏著，應上，主有孝服、行人血光之災。又因李家老婆常常小爭小嫌，又把他家的包袱、皮箱不給他，懷恨在心，不是一日。待要和他爭嚷到官，怕全福在京，沒有長短，「可不是自家先跳下水去才拉人」；待不做聲，「或全福被他謀害，得了財去，我還不知道」。尋思了半月，打聽不出個信來。

那日合當有事，全福老婆屋後撒尿，只隔著一堵牆，聽見鋤的土響，一似鐵鋤掘地一般。在牆縫裡一張，原來是李小溪使鋤把地窖子取開，拿出他家的皮箱、包袱，在那裡盤算；他老婆在旁算道「那個值多少銀子」，也有取出來的，放在地下，要去當錢。他老婆道：「你也賣了他好幾件，他家老婆日日來炒，等他漢子來，還要和咱打官司，寧可出首，不肯便宜了咱哩。這些時，好不和我合氣。」李小溪笑了笑：「著他等著，他漢子只好到那一世裡托生了來罷。好不好把這淫婦也殺了，掐斷一根線！」全福老婆聽見這幾句言語，顯是實情，才知道他謀殺了全福，實要昧他的財物。又是疼人，又是疼財，不敢露出一聲來。明日早起來，使包頭裹了頭，怕漏泄風聲，把那二套官衣拿著，使綿單包了，只推去當，卻走到武城縣來出首。

此時縣裡缺知縣，卻是代捕巫仁署印。你道這巫仁是誰，官從何來？原是一介小人，因他在南宮吉家做伙計，會得奉承，虧南宮吉提拔扶持，才得做起官來。這日見全福老婆隨投文進來，巫仁原是認得的，因先問道：「你有何事出首？」全福老婆道：「是出首賊情事，恐怕漏泄，不敢央人寫狀。」巫仁聽見說是賊情，忙叫到公案前，趕開門子，低低問他。他才從頭細說一遍，道：「是李小溪哄他全福吃醉了，叫他裝賊，搶了南宮吉家楚雲娘的家私：金子三百兩、銀子一千兩，衣服首飾八皮箱、四包袱，現藏在他家裡。如今卻把全福殺了，只分了兩套官衣給小婦人，還要害小婦人的性命。」巫仁因又問道：「果有這些東西麼？不要胡講。」全福老婆道：「這些東西，現埋在他家後園窖子裡，怎麼沒有！老爺只拿他老婆來，拶著就招了。」巫仁聽了這話，好一似半天上吊下了幾個大元寶來，怎麼不喜！疾忙傳了番捕弓兵壯丁各役，帶著器械，飛奔出城。巫仁親自騎馬緊跟，上西村裡來。

那李小溪和老婆正商議著，要當貂鼠臥兔和那皮襖，怕過了春天不好收拾，恰恰在家坐地，眾人撲了個著。只見鄉約地方，領著一群人進來，把李小溪和老婆都上了繩，不知是那裡的賬。先帶到村頭上關王廟，見了巫仁。巫仁即叫眾人押著，另使弓兵和地方把他家門封了，一齊回縣。正不知犯的是甚麼罪，一村人多捏了兩把汗。到了縣前，看見全福妻子抱著些衣裳，望著李小溪兩口，不住嘴的殺人賊長、殺人賊短罵起來，他才知道是全福老婆來出首做賊的事，把頭低了，一聲沒言語。

這巫仁原在南宮吉家，和鄧三一班做伙計，後來送在縣裡做書吏，熬出這個官來。南宮吉家財帛豐足，他那份不知道？因此看做一股大財，急急拿了李小溪兩口來，就像得了活寶一樣。即時升堂，兩邊排下皂快、刑具，交李小溪兩口帶上來，跪在案前，就問同全福劫財的緣由。那李小溪是積年的衙棍，那裡肯招？只說：「是全福夫妻拐出東西，寄放在小的家裡，有兩個包袱是實。因與小的老婆炒鬧，才拿著他偷的衣裳，污賴小的。小的若果和他做賊，他怎肯把贓物都放在小的家裡？」巫仁道：「現有全福妻子活口出首，你還不招？」就是一夾棍四十敲，又打了三十板。那李小溪只是不招，大叫冤屈，錚錚辯話。全福妻跪在傍邊說道：「他老婆夜來開窖子，又埋了一夜。只拶起他來，敢不實說！」巫仁喝令拶起他來。只一拶一百敲，婦人家沒經官法，不由的一五一十從頭實訴：「全福夜間叫他去妝賊，得了一個匣子和包袱、皮箱來；現今件件都有，只當了一件皮襖。」

巫仁見他招了，大喜，即叫鬆了刑具，同婦人去起贓。又怕手下人多，失落物件，依前騎馬自押著，徑到李小溪家中。全福妻指著那埋的去處，掘開窖子，果然鎖著個大皮箱，一切包袱、皮箱、囊中物件俱有。巫仁怕人多礙眼，不好開看，把一干閒人逐出街上來，叫老婆取鎖匙開了。只見十個大元寶，足有五百兩，但不見金子在何處。又取拶子將老婆拶起。原來只剩了四錠金子，沒放在匣裡，用個破氈帽包著，藏在壁眼裡，使泥漫了。老婆受不得刑，又招了，才取出來。再拶起來，問那二百五十兩金子，百口不招，只說沒有了。巫仁把匣箱使封皮封了，挑著包袱，押著婦人，再回縣來。把李小溪下了死牢，老婆送入女監，全福媳婦招保候審。

巫仁退堂，把匣子、皮箱、包袱內的東西，打開了細細一看，但見：

赤豔豔黃金四錠，白晃晃元寶五雙。明珠錯落，冠箍嵌滿密周圍；金飾叮嚙，釵釧參差光燦爛。面前瓔珞，九鳳穿花，翠襯珠垂多寶鈿；胸前才賽領，雙龍盤日，貓睛母綠條金梭。耍孩兒，打成金虎，下墜裙鈴；倒垂蓮，鑲就玉魚，妝成環珮。銀鼠紫貂，舍猊孫皮，何羨雉頭裘暖？金珀犀杯，奇楠香帶，更比火浣價高。只此異寶奇珍，不數綾羅繡緞。錦圍屏，三尺，鶴背揚州十萬錢。

那巫仁一個窮光棍，做個小官，那曾見這些東西，真是眼裡出火，口內垂涎，看一會，喜一會，「這豈不是天賜的財寶？」

情問個明白，申詳報了上司，不過是十數兩銀子、幾件破衣服做了贓，把這廝放在牢裡，沒對證，這物件不是我巫爺的，還有誰哩？」心裡又想：「還有那二百五十兩金子，難道罷了？」又上堂來，提出李小溪來，一腦箍，箍的兩目努出二寸高，只是不招。又夾了一夾棍，打了一百槓子，腿骨已折，只得實說：「是上臨清，遇響馬劫去了。」巫仁那裡肯信，喝道：「既然遇賊，這四錠金子因何又在家裡？這分明是奸佞不招！」又換上新夾棍。只得招出：「兒子李大漢拿了一錠，上東昌府去了。」巫仁始終不信，把夾棍且開了，恐死了沒活口。一面起關文，拿李大漢去不題。

世間無巧不成話，當初南宮吉奸娶銀紐絲時，因銀紐絲與一個醫生毛橘塘有些瓜葛，南宮吉倚勢惱他，曾把他痛打一頓。他受了許多凌辱，無面目在本縣居住，遂躲到別州外府，賣藥十年。因這大亂後才回來，遂在縣門前開了個小生藥鋪，和衙門人來往。巫仁原係舊交，因常來替他過付銀錢，口忝他的屁股。這一日偶進衙來，與巫仁醫治楊梅瘡，遇見南宮吉家失盜的事，不覺觸起舊恨，借風吹火。因對巫仁說道：「南宮吉富甲武城，他的財寶還多哩！外邊人說，全福和他家人泰定打伙做賊，後因他大老婆楚雲娘與泰定有奸，怕審出實情，就不肯報盜。如今借盜作由頭，把這姦情問出來，他手裡的珠寶金銀，還不知有多少，這賊的物件，還不夠那零頭哩！」說的巫仁動火，不勝大喜，才知這個金銀窖子，又出在這裡。即時出票拘楚雲娘、泰定，問失主不報盜的情由，竟把南宮吉當日提拔他做官的恩義，丟到東洋大海去了。有詩單詠小人負心道：

附勢趨炎曰世情，山川瞬息路難平。

茶環花好偏藏刺，鉤吻毒多莫作羹。

門冷自然忘霍衛，義深何處覓程嬰。

鬆邊莫種藤蘿樹，枝老根枯葉轉榮。

卻說楚雲娘從岑姑子庵裡辭了進城，到了破宅子裡，收拾了紅繡鞋住的樓廳下，且權住著，還有些爛窗戶折板凳，叫泰定截了做柴燒。泰定身邊還有帶的幾兩碎銀子，買了一個半大鍋做飯。又找將楚大妗子來，抱頭哭了一場，商量著替楚大舅出殯，且留大妗子在宅裡做伴。到了十一月，才買幾件故衣舊被，添上幾件綿衣，又給慧哥做了個藍布綿襖。到底是大人家，破牀破甕、燒剩的屋上樑棟，還賣好些錢，暫救目前窮困。

那日，舊伙計鄧三遇見泰定，問大娘的消息，才知雲娘回家。鄧三買了一方豬肉、一副蹄肚、兩隻燒雞、一盤紅棗，又是一瓶黃酒，著他老婆來看哥兒。見了雲娘，哭了一回，好不親熱，才說起他如今在趙二官人家，進了當舖。「就是到了別家，也忘不了你老人家和老爹的恩義。」雲娘道：「誰似你看常，還來看我；看就勾了，又費錢買東西。我自任在岑姑子庵舍了珠子，如今吃了長齋。這孩子作怪，從生下來四五歲，天戒的，一點葷也不吃。這些東西，就留著和大妗子吃了去。」說著，老馬進來，看見鄧三嫂買了禮來，都說他兩口是好人，就和細珠上廚，先篩了酒一磁壺，把雞切了，擺在大妗子、鄧三嫂面前，才去煮肉。雲娘笑道：「又沒個傢伙，一把壺還是拾的屋墻子裡的，這幾日才買了個盆洗臉。」說著，叫慧哥：「來，和你鄧三嫂作揖。」就捧著一碗棗子，慧哥接著吃了。到天晚，鄧三嫂回去，雲娘送出門來，囑咐了又囑咐：「你兩口常常來看看這孩子，也是你的情。」

卻說泰定夫婦二人，極知好歹。細珠每日跟著雲娘，與慧哥梳頭、做鞋，不多出去；泰定沒有事，就在破門樓底下，開了個糧食鋪，每日也掙二三升米，送進來吃。

不覺冬盡春來，到了三月清明，雲娘買紙和慧哥上墳回來，方才到家。泰定聽得人說：「賊偷了南宮老爹家多少東西，巫爺在城外起賊來了。」泰定趕上細問，才知是全福串通李小溪的緣故。忙忙走進和雲娘說：「咱們的東西有了！原來如此如此……」和雲娘細述一遍。又說：「咱該遞個領子領贓去，不論怎樣，咱也得一半，強如沒了。如今代捕巫典史署了堂印，又是咱家舊人，看俺爹的舊恩，都領了來也是有的。他那官是那裡的？那年按院爺來咱家吃酒，席上講著，才准考滿，換了籍貫。部裡的文書，還是我上京去，托蔡閣老家高大爺部裡領的憑。難道就忘了？」說著，歡歡喜喜的。雲娘道：「失過的財帛，知道人心怎麼樣？就領出小一半來也罷，沒的張揚的人知道，甚麼金子銀子，倒還惹出事來。」

一言未盡，只見二門口一個人探探頭又出去了。泰定出來問他，那人忙取出一張縣裡的紙票，硃筆點著，原來是楚氏與泰定名字，唬了一驚，問道：「甚麼事？」那差人說：「那裡知道，只見後堂傳出票來，立等見去，只怕是叫去領贓。」一句投著泰定心事，往內飛跑，和雲娘說去了。雲娘道：「就領贓，也不消我出官。寡婦人家，有名無實漢子做了一場官，我不去，你自家去回罷。」那差人那裡肯依，只在門前炒，住了一回，就炒進院子來，道：「泰定，你這奴才，還倚著你家主子，大模大樣的？還是在提刑所做千戶哩！」說不及，拿出繩來，把泰定拴了。雲娘無奈何，只得眼含雙淚，面帶愁容，換上了個舊包頭、青布褂、藍絹裙，隨著公差往縣前來。見他口裡胡罵，只得取出一千銅錢，折個酒飯。那差人攢在地下，那裡肯受！還要拴鎖雲娘，眾人勸著罷了。雲娘使老馬和楚大妗子看著慧哥，自叫細珠攙扶著，走到縣前。只見三街兩巷，都道南宮吉家老婆出來打官司，多少看的。

巫仁聽說到了，即便打鼓升堂，忙叫泰定上去，問這失盜緣由。泰定只得從先說起：「全福引著李小溪做賊，小的全不知道一字。」巫仁大怒道：「你這奴才，與全福、李小溪一同做盜。後來將財物瓜分了，與楚氏有奸，才不敢報盜。不打如何肯招？」喝叫：「著實打！」先重責了二十大板，又問他的姦情。泰定哭著道：「小的怎麼敢？就打死小的也沒處說！」巫仁要他招承，好詐雲娘的銀子，就叫夾起來。又是一夾二十敲。那泰定小廝，從小沒受官刑，夾的急了，口裡胡亂道：「我招，我招。」住了夾，又沒了口詞。一邊夾著，一邊就叫雲娘上去。

雲娘在台下跪著，只嚇得亂戰，已是糊塗了，及上堂去跪下，全說不出話來。巫仁問道：「滿縣裡都知你與泰定有奸。既然失盜，因何不報官？無私也有弊了。快快實說，我不難為你。」雲娘原是個正直之人，只道是問賊情的事，見他一口咬住只說有奸，不覺一片烈性如火，因指著巫仁，怒說道：「你就做官罷，我也還認得你！一個清門淨戶人家，就不值錢，養著家人？又沒人告俺，你捏造出這話來，要詐我的銀子。有甚麼證見，平白地屈打成招？也要天理！」巫仁大怒。可憐把雲娘一拶二十敲，拶的在堂上亂叫亂滾，如何招承的來。

巫仁無法奈何，只得寄倉另審。把泰定也送了監裡，這裡才使人上倉裡，問雲娘要銀子，講價錢。這是貪官的手段。如此利害，險不歎殺了武城縣的平民，暢懷了那有冤仇的光棍。不知將來作何結果。正是：

遺金反累貞良婦，餘禍翻歸積善人。

且聽下回分解。

